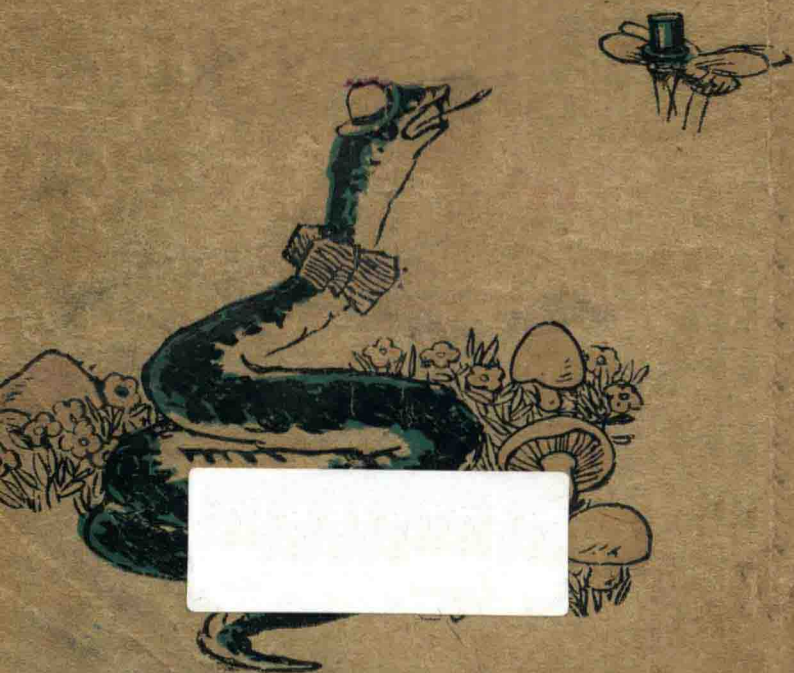


民間童話第六集

林蘭編



民間童話第六集
上海新書局刊



榮花郎

邵天真

從前在一個森林的中間，有一座很壯麗的房子，這一家的主人，早已死去了。只有一個主母和三個面貌差不多一樣美麗的女兒。除了她們的母親外，誰也不能分辨她們三人中誰是大姊，二姊，三姊。

大姊的性情是很誠實而又忠厚的；二姊是異常陰沉險詐而又妒嫉的。只有三姐，她不特天真爛漫，十分率直，而且還有棉花似的心腸。

她們三人都住在樓上一聯三間的樓上，而且常常坐在臨窗的棹前繡花，無論天雨天晴，都是這樣。

因為她們常在窗前，外面過路的人，很容易看見，又因為她們都

有玫瑰似的美麗的面孔，於是就轟動鄰近數百里的居民，都異口齊聲的說：『那大院子裏的三位姑娘，真比天仙還要漂亮呀！』不過因為附近都是貧苦的人家，看着她們那樣富麗，雖是個個青年的心中，都很讚美她們，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地位，都不敢作「黃鼠狼想吃天鵝肉」之想，只是常常讚讚想想罷了。

誰知這種普遍的讚美聲浪，傳到了這森林中的一條大菜花蛇的耳中，在初初，牠還不覺怎樣，後來聽見每個人都這樣說，牠就到外面去看。

『真的，她們的臉真個比玫瑰花還要美麗！』他想，『假使能够娶她們做妻子，才真幸福呢！』

牠於是就決心要娶她們之中的不論那一個，就是說他已經被她們

的美迷着了。可是難題來了，他想不出一個適當的媒人。「請蚯蚓先生麼？又不能登樓，而且又不常與她們見面；請那又美麗又能登樓，而且又常在她們的窗前的瓶花上跳舞的蝴蝶女士罷？也不行，牠不會說話！……請誰？請誰？」他真想不出一個合乎他的條件的媒人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他忽抬頭看見那繞着金黃色的野菜花打圈的，而且吟着詩的蜜蜂老先生。這真令他喜出望外了。因為這位老先生，恰恰合乎他的條件。他就許下了重重的報酬，請蜜翁千萬完成他的這段姻緣。但是蜜翁說：『菜花郎，你別妄想好了！她們是富家的千金小姐，除了很有錢的美少年，她們是一定不會嫁的。你想想，像她們那樣美麗的姑娘，還願意嫁給你這菜花郎不成嗎？噲噲！』蜜翁說過後，露出鄙視的樣子。

「這簡直不成問題。」他回答說，「不瞞你說，我的神通異常廣大，不特我自己能够變成成人形，而且我還能够於轉瞬間造極富麗的華屋。只要你承認去替我作媒，而且能得她們三人中無論那一個的允許！」

「假使你真的能够，我就立刻去替你說。不過，最好是你現在就變給我看！」

「好吧，請你把眼睛閉一閉！」

果然蜜翁就把眼睛閉一閉，待他睜開眼時，就看見在他眼前立着一個又壯美又年青的美少年，穿着一件異常耀目的華服，假使不是聽着那少年的聲音，他將要詢問他是誰了。「果然漂亮，簡直美麗得與她們一樣！」蜜翁不覺讚揚了，「但是你說的富麗的大廈呢？」

「這也容易，請你再把眼睛閉一閉吧！」

蜜翁也如約的辦了。待他睜眼看時，在不遠的地方，矗立着一座黃金也似的華屋，他走進去一看，真把他驚得連連伸舌。原來那屋子的瓦，是用琉璃蓋的；柱子是用金子打的，上面還鏤着很細緻的花紋；地同牆是用玉磚作的。其餘象牙的床，沉香木的椅棹，及古玩寶器等，真是富麗到十二萬分了！

正在他看得眼花的時候，菜花郎就催促他說：「現在你覺得可以了嗎？請你立刻就進行吧！」

「好的好的！立刻就去！」說着，蜜翁就立刻飛去了。

他飛到大姊的繡樓窗前，看見她正在繡花，他就繞着窗前瓶中的花說道：

「蜜蜂，蜜蜂，嗡嗡，

菜花郎託我來與大姐做媒翁：

牛駝胭脂馬駝粉，問你大姐肯不肯？」

大姐聽了，不停針也不抬頭的回答說：

「捨不得我底媽，

捨不得我底娘，

立心不嫁菜花郎！」

蜜翁聽了，就飛到二姐的繡樓的窗前，看見她正在繡花，他就繞着窗前瓶中的花說道：

「蜜蜂，蜜蜂，嗡嗡，

菜花郎託我來與二姐做媒翁：

牛駝胭脂馬駝粉；

問你二姐肯不肯？」

二姐聽了，抬了一抬頭，又繡着花回答說：

「捨不得我的媽，

捨不得我的娘，

立心不嫁菜花郎！」

蜜蜂聽了，很失望的飛到三姊的繡樓的窗前，看見她也在繡花，他又繞着窗前的瓶花說道：

「蜜蜂，蜜蜂，嗡嗡，

菜花郎託我來與三姐做媒翁：

牛駝胭脂馬駝粉，

問你三姐肯不肯？』

他心想，假使三姐再不承認，可就糟了。但是三姐聽了，停了手中繡着的花，俯着頭，臉紅紅地說道：

『我捨得媽，

我捨得娘，

決心嫁與菜花郎！』

蜜蜂聽了，簡直歡喜極了，就一路哼着嗡嗡的詩，回去與菜花郎回信。這是不須我說的，菜花郎聽了的高興情形！

隔了不久，菜花郎就預備了許多珍奇的寶貝，與許多牛駝着胭脂，馬駝着粉來把三姐娶了去。

在他舉行婚禮的一天，蜻蜓先生打着鼓，杜鵑女士唱着歌，草地

的螢蟲，也提着牠們的燈籠來照耀這新來的新娘。一個個的心中，和臉上，都充滿着快樂。真是說不出的熱鬧！至於設備的豐富美麗，那更是不用說的了。

在晚上睡覺的時候，菜花郎要求她把她的頭髮解散來枕他的頭，據他說，他是非這樣睡不熟的，她也就含羞地允許了。

像這樣恍恍惚惚地過了兩天，她同他都覺得時間過得太快了。第三天的一早，三姐就商得了菜花郎的同意，預備了很美好的筵席去請她的母親和大姐二姐來玩，她的母親大姐看見這種富麗的情景，以及菜花郎的年青美貌，都很讚美她。只有二姐，却很失悔她以前不早承認蜜翁！一方面，更妒嫉得要死。但是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妙方，也就懷恨地煩悶地把這次宴會度過，而回到她那高樓上去了。

隔了幾天，二姐又單獨地走來，適逢菜花郎不在家中。她就同她的三妹說道：「自從到了你家以後，一天簡直煩悶到十二萬分，刺繡也毫無心了！不能靜坐到一刻之久！呵，三妹！你真是幸福的人哩，嫁了這樣富貴而又年青的丈夫！……也無怪你近來也更加美麗了。人們常說，無論那個女子嫁後的幾天，都要變得美麗些，真不錯！」

「二姐不要騙人，那會？」三姐心中早已快活極了。

「真的，」二姐心想，她要中我的計了，「不信？我們就到外面的井旁去照照吧！」說着，立地把三姐拉着出去了。出門一看，真是清靜，連人影也沒有！她倆走到那井的旁邊，三姐剛好把身子俯着，她就在三姐後面用力一推，「撲通」一聲，三姐就落下水去了。

她頭也不掉地很快的走回屋去，把三姐的衣服拿來穿上，打扮得

與三姐一樣。後來菜花郎回來，也不曾認出。只是到了晚上，她險的露出馬腳來，那是這樣的，當她睡的時候：

「你忘記了你每天所必須做的事嗎？」菜花郎很奇異的問。

「什麼？什麼？」她那時心中慌亂極了。

「什麼嗎？每天必須解散的頭髮呀！」

「呵！我道是什麼。今晚爲什麼會忘記了？」她這樣「馬虎」下去了。

第二天她起來梳頭的時候，窗外樹上飛來了一隻小鳥，用很尖銳的聲音叫着：

「羞！羞！」

那個姐姐配妹夫？

借我羅裙遮屁股，

借我梳子梳狗頭！」

她聽了異常氣憤，但是屢次的驅逐，不特驅逐不去，反更加大聲了。她於是用手中的梳子向鳥擲去，把那鳥打死了。她因爲要洩心中的氣，就把那隻鳥烹來吃了。心想『這樣總不會被人發覺了吧？』

那知當她正與菜花郎玩得高興的時候，忽然心中一陣陣地怪痛，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肚內跳似的。她撫着心口呻吟，把菜花郎也急着了。後來哇的一聲，吐出了一個指頭大的人兒，見風就長，一轉瞬間就與人一樣大了。那人伸着指頭，大罵二姐一頓。把她以前陷害三姐的事，統統告訴了菜花郎。菜花郎忿怒極了，立即現了原形，張開血盤似的大口，把二姐吞下去了。很快的，又變成了人形，與二姐口

吐出來的人兒擁抱着，低低地談着情話，原來二姐口裏吐出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那可愛的三姊呢。

一九二八，十一，二十八夜七鐘在渝中。

海龍大王

一個年輕的漁夫，到江底裏去捕魚，來到一個洞口，原來是海龍大王的門口，剛剛兩個公主變了兩尾大魚在洞口游戲，這個漁夫就把這兩尾大魚捉來了，拿到街裏去賣，沒有人要這樣大的大魚。

海龍大王得知了，就派巡海夜叉把漁夫捉到海龍大王那裏，要將他殺頭了，不料一個公主歡喜了漁夫，就要求海龍大王將漁夫給她做丈夫，海龍大王就放了他，給公主做了丈夫。

一天，海龍大王要他捕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鱗鯪魚，限他一天內拿來；漁夫沒有法子，回去哭了，公主就問他：

「爲什麼哭的？」

他說：

「海龍大王要我捉三腳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鰐鰓魚，限我一天以內拿去。那裏有許多這樣大的鰐鰓呢！」

公主就變出三腳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鰐鰓來，他拿去給海龍大王。

海龍大王又要他捉三腳桶的一斤四兩重的烏龜，他又沒有法子了，回家去又哭，公主又問他：

「爲什麼哭的？」

他說：

「海龍大王又要我捉三腳桶的一斤四兩重的烏龜，那裏有許多大的烏龜呢！」

公主又變出三腳桶的一斤四兩重的烏龜，他拿去給海龍大王。海

龍大王又要他捉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鰻魚，他又爲難了。回去又哭，公主又問他！

『爲什麼哭的？』

他說：

『海龍大王又要我捉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鰻魚。那裏有這許多大的鰻魚呢！』

公主又變出三脚桶的一斤四兩重的鰻魚，他拿去給海龍大王。

海龍大王想他都拿得到，難他不來，就派一個怪獸將門守住，不讓他出去；他着急了，就跪下去叩頭，求怪獸放他出去，怪獸不去理他。公主在家裏等了許久，不見他回去，就來尋了。她到了海龍大王的門口，看見一個怪獸攔在門口，他跪在地下磕頭，她就將怪獸收服。